

人生说到底
是一场自渡

□梅莉



安妮宝贝更名为庆山后,她的文字也从一个青年女子的迷惘、诗性、倔强转变成中年女性的深邃、内敛与温和,开始由外而内探索生命的意义。《夏摩山谷》是庆山前两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买了一直没有读,因为之前听武汉作家子沫读完此书的感受:看了一遍,还不太明白庆山想表达什么,准备再读一遍。言辞间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尊重。

对于一直看庆山公众号的我来说,知道此刻的庆山已是资深修行人士,感觉她在智性与灵性层面已经走得很远,前一段时间正好去了一趟西藏,被藏民的宗教信仰大大触动。想起《夏摩山谷》里有很多谈宗教与哲学的部分,这是我感兴趣的,所以,就打算认真看下去。但读的过程颇为艰难,几次想放弃。这不是一部好看的小说,它更像一本散文。确切地说是作家修行的个人总结,呈现的生死观、情爱观、世界观有鲜明的庆山特色,她把自己的思想理念全盘端到读者面前,许是想渡人渡己。所以说,《夏摩山谷》更像是作者精神世界的一次攀岩。她在书中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对人生、本性、生死、轮回、爱情、欲望、婚姻等话题的理解。有我不喜欢、不赞同的部分,也有受益匪浅与深以为然的地方。甚至我还可以这样想,原来畅销书作家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知识女性,面对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等各种人生难题,红尘里摸爬滚打了半生,精神上最终还是归依了宗教。

但是,谁的人生不是一场修行呢,谁又没有遇到过矛盾纠结的课题呢。我发现身边有不少中年朋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抄心经,背金刚经。

与作者之前重点写情爱相比,《夏摩山谷》开始着重探讨与人性有关的深邃话题。如果说小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看她还是安妮宝贝时写的《七月与安生》,有一股蓬勃野蛮的生命力。《夏摩山谷》作为小说还是故事性弱了点,胜在思想。

《夏摩山谷》塑造了三位女性,远音、如真和雀缇,她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路。远音是被收养的孤儿,养父亚瑟亦师亦友。远音十七岁去纽约学习艺术,在那里遇见了纪辰,并与其相爱。慢慢地她认为纪辰追名逐利、喜欢物质,不适合自己。远音一面鄙视纪辰的物欲,一面自己却享用昂贵的RIMOWA行李箱并大加赞美,这是作者的矛盾之处,说明人有时是双标的,于己则很宽容。远音曾经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明星,喜欢在一个个男人之间周旋,三十二岁洗尽铅华,嫁人相夫教子。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吗?并没有。

如真的故事更加激烈一些,因为从小家境富裕,后因父亲生意破产逃亡,母女俩惨淡度日。长大后的她见过人性的薄凉,便一心想走捷径,搭一个成功男性来改变命运。于是一次次地介入他人的婚姻,却又一次次惨遭抛弃,哪怕吞药自杀也挽回不了一段动机不纯的感情。最惨的是,真在老家小城与曾暗恋她的同学再次陷入婚外恋,不小心怀孕了,逼男人娶她,对方自然不肯,她要求他给一百万分手费,但却被欺骗、被殴打。最后终于得到一百万,在小城花五十万给妈妈买了一套房,自己拿剩下的五十万去远方城市开了一间茶室。遇到自幼出家的夏摩山谷僧人仁美后,她内心深处的善就像一朵花缓缓绽放了。她出资为夏摩山谷的孩子们建学校,买学习用品,还悉心照料仁美的起居。她心甘情愿地做这一切且无所求,只为救赎过去曾经掉入深渊里的自己。

看完此书最大的不适是远音、如真扭曲的婚恋观,她们不停地与富裕体面的已婚男士纠缠,陷入婚外恋,并无半点羞耻和愧疚。试图从别人手里抢成熟的果子,她们精神上的困顿与混乱很大一部分原因难道不是自己造成的吗。我从不认为一个女孩因为原生家庭或者周围环境就变成自己讨厌的人。这本书不适合年轻女孩看,当三观还没有形成、心智不成熟时,容易只看到事物的表面。

也许作者的用意是女主角们后来的自我救赎,青春期的混沌与迷茫,逐爱留下的创伤依然在,日日不安。为寻找内心的平静,她们殊途同归地来到了心中的净土——夏摩山谷。

夏摩山谷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然而,修行也不必一定与宗教有关。“这里的修行,没有什么宗教指定,只是代表我们开始真正觉知与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无关宗教,只要我们能看清自己的生命状态,随时调整、反省、纠错,修行便开始了。身处俗世中的人,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不被外界干扰,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取决于我们的内心。正如张德芬说过:“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可是,人终究还是需要爱与被爱的联结。就像如真遇到一个激发她内心光明与善意的上师仁美一样,她终于打开正确的爱人爱己方式,遇到了慈城。

三名女性在生命至暗时刻最终找到了光,完成自己精神上的蜕变。人生说到底是一场自渡,接近光,成为光,未来才会“桥梁坚固,隧道光明”。

沙元炳与他的百箱藏书

□彭伟

11月上中旬,古邑如皋顺利通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省级评估。数周前,如皋籍知名导演夏骏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沙元炳》在如举行首映式。同日,沙元炳企业家精神座谈会在如圆满召开。沙元炳作为典型的“张謇式”企业家,对于如皋乃至南通早期近代化进程的推进,做出不可小觑的历史贡献。挖掘并推介沙元炳藏书故事,对于如皋申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书香城市及弘扬乡贤文化,都有裨益。

沙元炳(1864—1927),字健庵,清末翰林,曾任江苏省议会议长诸职,又集实业家、教育家、藏书家于一身。翻阅《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等工具书籍,沙氏大名,赫然入列。

沙翁热衷藏书,探其缘由:一则家风使然。沙翁先祖于明初迁入如皋石庄,清初再迁如城。其间,沙家由军需家庭、贫苦人家蜕变变为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沙元炳二世祖沙廷美喜好读诗作文;三世祖沙淳自幼读书;五世祖沙极尤喜浏览经书;七世祖沙屏北亦好读书;九世祖沙潜龙捐钱修建学宫,鼓励士子读书;曾祖沙菊潭任青阳县教谕;父亲沙宝臣澹静少言,只喜读书。沙元炳秉承家风,嗜书如命,故而性喜藏书。二则友人影响。清季私人藏书达到史上全盛期,沙元炳又结交徐世昌、张謇、冒广生等书林知音,闲话藏书,交流心得。在张謇等人的影响下,沙翁不仅本人藏书,他还重视建设公立图书馆。1912年3月,张謇创办了南通最早的图书馆——私立南通图书馆。张謇、陶湘、张謇等人纷纷捐书。沙翁精通版本目录,深得张謇激赏,受邀出任私立南通图书馆首任馆长。在如皋,沙翁创办如皋师范学校图书馆、如皋县通俗图书馆。1907年,如皋师范学校图书馆开馆,所藏新书5000余

卷,不乏善本。这批藏书即由学校创办者沙翁私人捐赠。1917年,如皋首家公立图书馆——如皋县通俗图书馆成立,沙元炳给予大力支持,又捐献图书上千册。

至于沙元炳的家中藏书,沙翁后人沙彦高追忆:他一生性喜藏书,家中藏书有数百箱,分类编目,有条不紊。各地方志书有二三十箱,中医书籍也有二三十箱,其余就都是经史百家诗文集之类。沙翁藏书数量相当可观,百箱书畔把书读,真可谓坐拥书城。沙翁藏书数量多,但质量如何呢?笔者依据沙翁遗著《志颐堂诗文集·题跋文上下编》,对沙翁藏书进行了初步整理与归纳。

首先,如皋地方文献最具特色,所知有160余种,内容以诗文为主,又不乏金石、笔记、医学、编著、地方志等。其中家传稿本、抄本,多属未刊本,又有海内外孤本。沙翁入藏的地方文献往往还具“系列性”,有书佐证:明清两代,如皋共修县志10种,沙翁庋藏其中6种;冒氏是如皋望族,沙元炳觅得多种冒氏著作,像冒尚之的《赐福堂诗集》《西轩集》、冒慎几《寄园诗钞》《贵足轩诗》、冒英三《印山诗钞》等。国学家冒广生先生,忙于搜集先人遗著,编刻《冒氏丛书》,还向沙翁借书。民国总统徐世昌揄扬沙翁:留意乡邦文献,尝搜集先哲遗著多至百余种。

其次,沙翁还入藏宋元珍本及明清刻本、旧抄本,其中不乏名家旧藏,譬如明末刊本《金石文》曾为明末文学家、书法家冒襄所藏,钤有白文方印“冒辟疆”,朱文方印“疆氏冒襄印”;又如乾隆皇帝旧藏明初刻本《南轩先生文集》,尤为珍稀。有专家考证,清初季振宜诸家仍藏有全套宋刻本《南轩先生文集》。待到1927年,傅增湘查点故宫藏书,发现宋刻本已缺十六卷,故宫所藏明刻本最早为弘治十一年(1498)本。经乾隆皇帝、

沙元炳递藏,明初刻本《南轩先生文集》为藏书大家傅增湘所得,他认为沙翁旧藏本为“明初刻本甚罕……此明覆元本,完整如新,可珍也”。

在众多善本古籍中,沙翁最为珍惜的是南宋书棚本《韦苏州集》。他前后五次题跋,写下《书宋刊〈韦苏州集〉后》等文,参阅《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湖州府志》《红雨楼题跋》《养心斋》诸作及手头明代诸版《韦苏州集》,这才指出乾隆及诸臣考订讹误,又于文中记下此书的递藏故事:明代闽中高士郭圣仆将此书赠予人林古度;清初此书又归人黄莘田,他将此书赠予时于福建任职的如皋籍官员张松园(官至甘肃布政使)。此书由此递藏于如皋人箧中,后归陈国璋,再归沙翁。几近千年古籍,终归古邑如皋,实属不易。

沙翁在藏书、编书过程中,也不乏憾事。他充分利用人脉及藏书,编纂《如皋县志》20卷。此套《如皋县志》,成为史上最为翔实的《如皋县志》。约在沙翁辞世前一个月,门人宗孝忱前来探望。他于病榻上对弟子留下遗言:病情已无回旋余地,平生遗憾只有《如皋县志》《如皋沙氏族谱》两书未能完成。《如皋县志》在沙翁离世后数年才编纂完成,录人部分沙翁藏书简介。

沙翁逝后,其百余箱藏书命运如何呢?1938年春,日寇侵犯苏中,如城沦陷。日军把沙家设为军营,藏书居然作为火具,焚毁甚多。伪如皋知事于志文知悉,便与日军沟通,委派专人负责管理,将剩余藏书统统运出,并长期雇用两名书匠修补藏书,前后一年才完工。由于管书人、运书人和修书人无不监守自盗,最后沙翁藏书所剩无几。时过境迁,沙翁藏书或毁或散,但他藏书编书、造福乡梓的事迹,必将彪炳史册,流芳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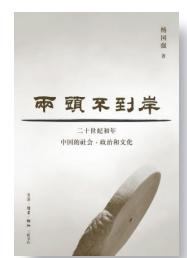
新书架



《我的真文字》

徐冰 辽宁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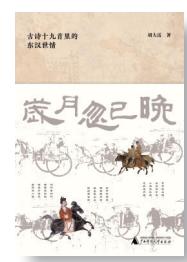
徐冰回顾了数十年的艺术成长史,对于中西艺术的思考与反思,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个体的影响。他根植于民族性、放眼全世界的艺术源泉,以及围绕十个重要作品展开的自我阐释。从塞北山区到纽约,徐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当代艺术探索的非凡画卷。



《两头不到岸》

杨国强 三联书店

本书重现晚清末期至民国初年这一过渡时代的思维、政治与社会。这期间,科举停置、变法立宪、辛亥鼎革及新文化运动等重大议题次第登场,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造就了一种“速成的现代化”。作者寻究这种激变、剧变挟前所未有的烈度和深度造成断裂、脱节、摧折乃至分分立的由来、内涵和结果。



《岁月忽已晚》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透彻的解读,挖掘背后有趣的东汉文人故事,生动再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作者用细腻流畅的语言,描绘了东汉文人的远游、求学入仕、交游等方面的生活情况。尤为难得的是,作者还阐发了东汉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人生来路与归途的反思。



采撷乡村的诗意

——读徐玉娟《星辰在上》

□彭涛

找到心灵的安慰。

“到了福美农场,才知道/我的嗅觉/不够用,所有的花草/都是对生活最好的褒奖……”“三角梅,满天星,五色梅/紫娇花和水边的蒲苇/都在沙南村,与我相认……”开在村道边、田野里的花,显然算不上高贵娇艳的花。然而,花开的使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丽。朴素的美,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美,她们扎根在乡村,默默地为乡村生活增色添香。关于俗与雅的分别,全在于人心,精心培育的不一定能点亮生活的平凡,自由生长的美丽往往更能震撼人心。

“她像一只取暖器,静静地待着/不吹风,但发着光/发着热……”“父亲/越活越矮了/比他盖好的楼房矮/比他开过的拖拉机矮……”把母亲比喻成取暖器,我钦佩诗在意象选择的精准。楼房和拖拉机,是父亲一辈子辛勤劳动的象征。在农村,父母给予孩子的爱是无声而又沉重的,就如同大地给予庄稼无边而又温暖的爱。感恩是一个人不

可或缺的良知,它让人不断地回头,不断地怀想,就像土地上的作物,尽管有着向上生长的理想,但从来不会忘记脚下的土地。因为,那是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的根源。

“普济桥上的老石头,和桥下/干枯的河床/一起追述往事/我们踏过的每一寸土地/留下了新生的血液……”乡村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作物、花草、亲人,都是我们最难割舍的。也许我们正在或者曾经出走,但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光流逝,故乡永远是清晰的存在。作为土地的孩子,我们本身就是故乡的一部分,我们愿意侧起耳朵去聆听,俯下身子来交流,放下浮躁以坚守。

“在竹桥村的/池塘里/我见过一朵云”“一棵荠菜/能开多少粒小花”“乡村的高压线/出现在后屋的窗玻璃上/仿佛画了一个等号”。农作物、花草、亲人、村庄,这些乡村的风物,在徐玉娟老师的笔下,如星辰般熠熠闪光。那星光照亮了乡村的诗意,也照亮了每一颗对乡村深深眷念的心。



《装饰与游戏》

[日]辻惟雄 三联书店

日本美术的特色在于感觉性和情趣性,而这种特色的典型正是装饰与游戏,与日本美术的文化根源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美术在不断向中国美术学习的同时也积极寻求“感觉的乐趣”,由此而生发出的审美趣味衍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比如风雅、婆娑罗、庄严、乌洋、墨戏、比拟等审美取向。